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叙事中的人物指称研究^{*}

许家金 刘 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 要: 本研究通过对比 32 位中国英语学习者与 32 位英美人的英语口语叙事话语, 发现在人物指称方面, 中国英语学习者“过度显化”现象(over-explicitness)突出, 即较多运用名词回指手段, 少用代词和零形回指。在深入观察叙事中的 7 个不同人物和 5 个故事情节时, 我们发现人物指称的过度显化与叙事话语的人物主次和情节复杂程度紧密相关。另外, 通过对比中国学习者的英语口语与他们的同题英语书面语中的人物指称表达, 发现书面语表达中虽然思考充分, 但过度显化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认为,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叙事中的人物指称过度显化问题有三重原因: 一是对英语人物指称叙事策略认识不足; 在复杂情节中指称多个人物注意力分配存在困难; 对英语代词回指和零形回指掌握不够扎实。

关键词: 口头叙事话语; 人物指称; 名词回指过度显化; 认知发展; 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4)02-0054-06

1. 引言

叙事话语是人类言语交流的一种基本体裁。人们通过叙事话语描述经历, 陈述观点, 传承文化。成功的叙事者, 既能正确地遣词造句, 还具有合理叙事的技巧和能力。叙事中的指称能力包括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表述人物、时序和空间等。这三者是叙事话语推进中的三个关键要素, 对叙事话语的连贯性至关重要。儿童经常使用不当的指称形式, 从而造成叙事不畅或交流障碍。但随着年龄增长, 指称能力会逐步提高。该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 (Hickmann & Hendriks, 1999; Küntay, 2002; Chen & Lei, 2012), 但到目前为止, 基于不同语言的研究尚未发现儿童指称能力的发展跟哪个特定年龄段相关。受母语儿童指称能力研究的启发, 一些学者把目光放到了二语/外语学习者。二语/外语学习研究中较多关注词汇和语法, 对指称能力关注不够。二语/外语的指称策略可能与一语不同。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叙事中如果不了解英语的指称策略, 只依赖汉语的指称策略, 就可能导致叙事不连贯, 从而影响交际的效果。Kang (2004) 指出, 二语/外语的指称系统与一语的差异越大, 学习者在使用上极可能存在更多困难。本研究通过对比 32 位中国英语学习者与 32 位英美人的同题英语口语叙事话语, 旨在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叙

事中人物指称的使用特征。我们首先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在人物指称使用上的总体差异。其次, 我们结合人物主次和情节语步的复杂程度具体分析了他们在维持人物的回指使用上的不同。最后, 我们对比了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同题口语和书面语语料在人物指称上的异同, 并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人物指称使用上的过度显化现象进行了解释。

2. 文献综述

人物是叙事发展的要素之一, 而选择一定的语言形式来指称人物是叙事话语的关键。根据其功能, 人物指称可以分为引入人物(referent introduction)和维持人物(referent maintenance)两种形式。首次提到的人物属于前者, 除此之外都属后者, 即回指(anaphora)。回指指两个语言成分之间的一种关系, 一个语言成分(即回指)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由另一个成分(即回指对象)决定(Huang, 2000: 1)。英汉两种语言在指称系统上既相似又有差异。它们具有相似的指称形式, 却有不同的使用习惯。一般来说, 在引入人物时英汉语均使用非限定性名词短语, 如: 一个男孩/a boy。在维持人物时, 英汉语一般有三种回指形式: (1) 名词回指(nominal anaphora), 如: 这个男孩/the boy; (2) 代词回指(pronominal anaphora), 如: 他/he;

^{*}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NCET-12-0790)。

作者简介: 许家金,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 话语分析, 语言对比, 语料库语言学; 刘霞, 博士生, 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 语料库语言学

(3) 零形回指(zero anaphora) ,它是“一种语言的省略形式 ,其回指对象可以通过之前的话语、语境或常识补充出来”(Williams ,1988: 340) 。因为汉语可省略主语 ,而英语主语省略却高度受限 ,所以汉语使用零形回指的情况比英语多 ,而英语更多使用代词回指(Zhao ,1994) 。

鉴于英汉两种语言指称系统的差异 ,Hendriks(2003) 推测中国英语学习者可能会使用汉语的指称系统来完成英语叙事任务 ,从而过多使用零形回指 ,出现指称不够明晰(under-explicit) 的现象。她分别考察了中国德语学习者(40 人) ,中国法语学习者(20 人) 和中国英语学习者(10 人) 的外语叙事话语 ,结果发现 ,中国英语学习者既没有出现指称模糊 ,也没有过度显化现象 ,仅在中国德语学习者身上发现了过度显化现象。Hendriks(2003) 的研究中 ,中国英语学习者仅有 10 名 ,未发现过度显化现象可能是因为受试太少 ,而且她没有使用推断统计分析 ,仅凭百分比来判断 ,论证不够严谨。其他几个采用推断统计的研究 ,在不同母语的外语学习者身上都发现了过度显化现象(Kang , 2004; Gullberg 2006; Nakahama 2009) 。

有关过度显化现象的原因 ,Williams (1988) 认为可能因为代词需要区分性、数、格 ,所以学习者为避免犯错而直接使用名词回指。Hendriks(2003) 则主张词汇手段(如名词短语) 比语法手段(如代词) 先习得 ,所以过度显化现象更易发生在学习者刚学会名词的阶段。对于中国大学生 ,英语代词已能熟练运用 ,所以这两条原因并不能解释成人二语/外语学习者的过度显化现象。还有学者从学习者的注意力方面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学习者用外语叙事时 ,既要选择恰当的语言 ,又要注意叙事结构(人物和时空间的指称) ,这两方面同时争夺学习者的注意力 ,所以一直使用名词回指既减轻了大脑处理双重任务的负担 ,又能避免相同性别的人物出现时 ,使用代词造成叙事含糊(Arnold & Grif-fin 2007) 。但这仅是推测 ,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能证实这一点。

此外 ,叙事中的人物主次也会影响人物指称的使用 ,叙述主要人物比次要人物更倾向于使用缩略形式(如使用代词回指和零形回指) 。Clancy(1992: 442) 将该现象称为“主要人物略称策略(inexplicit reference for hero) ”。该策略认为说话人从主要人物转到次要人物 ,主要人

物再次被提及 ,仍然倾向于使用缩略形式。若是次要人物 ,为避免指代不清 ,说话人往往会使用名词回指。

综上所述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叙事话语中的人物指称使用可能存在问题 ,但该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仅有的少量研究所得的结论 ,与有关其他国家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常常矛盾。本研究将通过收集中介语(口语、书面语) 、目的语(英语口语) 两类叙事话语 ,并结合中国学习者的同题汉语口语语料 ,进一步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人物指称的习得情况。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层面对比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叙事中人物指称可能存在的问题:

(1)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话语中人物指称的分布有何异同?

(2)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话语中人物指称的差异是否与人物主次和情节复杂度有关? 若有 ,是怎样的关系?

(3)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和英语书面语叙事话语中人物指称的分布有何异同?

3.2 分析框架

本研究综合中国学生的母语(汉语口语) 、中介语(英语口语和英语书面语) 和英美人英语口语 ,所有语料基于同题材料按相同的流程采集。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扩展了传统的中介语对比方法(Gilquin 2008: 5; 许家金 2013: 72) ,称之为“中介语对比分析扩展模型”(见图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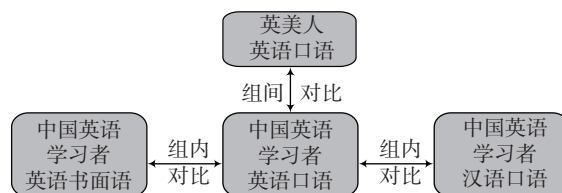


图1 中介语对比分析扩展模型

中介语对比分析扩展模型拓宽了中介语对比分析的维度。图1中每个双向箭头都构成一个对比维度 ,研究者可根据研究目的加以选择。为回答3.1节提出的研究问题 ,我们设计了组间对比和组内对比 ,重点进行组间对比 ,以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叙事中人物指称的使用特征。同时 ,我们进行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对比 ,探索中国英语学习者语言及认

知负担减轻后,叙事策略是否会不同。此外,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汉语母语也被纳入对比之中,作为推断中介语是否受母语影响的依据之一。

3.3 语料收集与标注

根据 3.2 节的研究设计,本研究收集了四类语料,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包括英语口语、汉语口语、英语书面语)和英美人英语口语。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来自某高校 32 名英语专业大一学生。32 名学生在语音室集体观看了主题为“梨子的故事^①”的无对白视频短片,按要求先用英语、再用汉语口头复述视频内容,通过转写得到基于同一录像的口头英汉语料。最后 32 名学生将视频内容用英语写下来,经我们誊录后得到同题英语书面语语料。同样,32 名英美人(20 名美国大学生,12 名在华英美留学生或外教)也基于同一视频材料用英语复述视频内容,因此,我们共收集到 128 篇叙事文本,共计 48606 词。其中英美人的英语口语叙事语料为 20646 词,中国学习者汉语口头叙事语料为 8402 词(实际统计出 13443 汉字,按 1.6 个汉字对应一个英文单词折算),学习者英语口语叙事语料为 12903 词,学习者英语书面语叙事语料为 6655 词。我们对 128 篇叙事话语进行文字校对后,利用 BFSU Qualitative Coder 对文本中的人物指称进行手工标注。

手工标注包括三项内容:语步切分、人物指称(即回指关系)、人物标识。Swales(1990)指出语步是具有特定交际功能的某一部分文本,每一个语步有自身的交际目的,同时帮助实现

整个语篇的交际功能。本研究根据场景、人物和情节的变化,把“梨子的故事”分成五个语步。然后,判断每一个指称形式的功能,如引入人物的指称、维持人物的名词回指、维持人物的代词回指、维持人物的零形回指。前指(cataphora)以及叙事者用来指代自己(如 I mean)或对方(如 you know)的表达形式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最后判断每一个指称形式对应的人物,这样每个指称形式的代码既能体现指称功能,也能体现人物。例如,[NA-BB]代表用名词回指(Noun Anaphora)指代骑自行车的男孩(如 the boy [NA-BB] on the bicycle)。综合人物和指称关系的标注方案包括 49 个代码。

本文的两位作者先各自标注 30 篇语料,经讨论后确定标注体系和代码命名方式。由第二作者标注完余下的 98 篇。待标注完成后,从剩下的 98 篇中再随机抽取 20 篇由第一作者标注,经检验,两者的一致性达到了 0.95。

4. 结果与讨论

4.1 人物指称在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中的分布及对比

通过对 32 名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的 96 篇叙事话语样本,以及 32 名英美人的 32 篇英语口语叙事话语样本进行人物指称标注后,共得到 6165 处人物指称表述。其中四类人物指称在三种叙事话语中的分布以及英美人与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的 T 检验^②结果见表 1:

表 1 人物指称在三种口头叙事语料中的分布和 T 检验结果

指称类型	英美人英语口语(n=32)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n=32)		中国英语学习者汉语口语(n=32)	
	频数	% ^③	频数	%	频数	%
引入人物	207	8.46 a	177	13.70 a	175	13.86
名词回指	465	19.00 a	341	26.39 a	274	21.71
代词回指	1332	54.43 ab	562	43.50 a	438	34.71b
零形回指	443	18.11 b	212	16.41	375	29.72b
总计	2447		1292		1262	

a. 指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话语存在显著差异($p < .001$)

b. 指中国英语学习者汉语口头叙事与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存在显著差异($p < .001$)

由表 1 可见,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话语中的人物指称总数(2447 处)几乎是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中的两倍。其中用于引入人物的频数高于中国英语学习者,但其比例显著低于中国英语学习者。统计分析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叙事中并没有引入所有的人物,例如,28 位中国英语学习者都将视频中同时出现的三个男孩作为整体引入(如,three boys),以避免对

三人进行区分和细节描述。但英美人中 22 位都分别引入三个男孩中的每一个,所以引入人物的频数高于中国英语学习者,但英美人的人物指称系统中,引入人物的指称仅占很小比例,绝大部分指称表述用于维持人物。

英美人英语口语中用于维持人物的三种回指的频数和比例都高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因为英美人叙事时,一旦引入人物,会注重描写细节来

维持人物在叙事中的发展。例如,英美人在引入人物之后,往往会详细描述人物的穿着、长相,然后才说他在做什么。中国英语学习者却总是直接进入正题,忽略所有与人物动作不相关的情节和场景。就人物的动作而言,英美人会尽可能详细描述每个动作,而大多中国学习者只描述与情节相关的核心动作。这有可能是因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对细节的描述受限于英文表述,只能略过不提。这一点从两方面得到了印证:第一,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中未提到的细节及相关动作,都在相应的汉语口头叙事中出现了,如围巾(scarf)、围裙(apron);第二,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上义词来代替不会的具体单词,如用clothes代替apron。但仍有很多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和汉语口头叙事中都没有描述某个细节和动作,可能是他们有意回避,也可能他们在看视频时注意力更多放在组织语言上,忽略了细节信息。

就名词回指的使用而言,表1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中的名词回指明显多于英美人,因而表现为过度显化现象。这与Hendriks(2003)基于10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叙事话语分析得到的结论刚好相反,却与其他国家的英语学习者的结果一致,如母语为英语和韩语的

表2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口头叙事中人物回指在不同人物上的分布及对比

人物		名词回指		代词回指		零形回指	
		均值	T 值	均值	T 值	均值	T 值
摘梨人	A	18.56	-3.15*	58.27	4.17***	17.10	-.07
	B	26.63	-3.15*	44.34	4.17***	19.32	-.07
骑车小男孩	A	14.20	-5.12***	61.40	3.38***	20.01	2.79*
	B	29.92	-5.12***	49.40	3.38***	13.42	2.79*
三个小男孩	A	25.78	1.64	47.55	2.47*	18.68	.46
	B	31.57	1.64	35.96	2.47*	16.86	.46

注:对另外两位次要人物,如牵羊人和骑车的小女孩的回指,人均使用不到一次,所以未进行T检验。

A指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B指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叙事。

* $p < .05$, ** $p < .01$, *** $p < .001$

由表2可知,过度显化现象仅发生在对主要人物的描述上,即摘梨人($t = -3.15$, $p < .05$)和骑车的小男孩($t = -5.12$, $p < .001$)。而次要人物,如:三个小男孩以及牵羊人、骑车的小女孩,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主要人物略称策略”(Clancy, 1992)有关。叙事中话题转换后再提到的人物,本来应该使用名词回指,但“主要人物略称策略”认为主要人物是叙事的主线,在叙事中通常视为已知信息,所以一直使用略称形式。英语常用代词回指来维持主要人物。中国英语学习者可能不了解该策略,仍然使用名词回指,于是

日语学习者(Nakahama, 2009),母语为韩语的英语学习者(Kang, 2004),以及母语为荷兰语的法语学习者(Gullberg, 2006),所以过度显化现象可能是学习者中介语叙事话语中的普遍现象,未必受母语影响。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叙事中使用的代词回指明显少于英美人($p < .001$),但多于其汉语口头叙事($p < .05$)。零形回指的使用上,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口语与英美人没有显著差异,但却明显少于其汉语口语。有意思的是,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中的代词回指(43.50%)介于英美人的英语口语(54.43%)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汉语口语(34.71%)之间,且与它们都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英语时,可能已意识到代词回指在英汉语之间的差异,并有意靠近英美人的使用习惯,正好体现了中介语的特点。

4.2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英语口语中人物回指的分布差异与人物和情节的关系

为明确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英语口语叙事中人物指称的差异具体体现在哪个人物和情节语步中,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每一个人物,对比结果见表2:

出现了主要人物的过度显化现象,同时代词回指也显著少于英美人($p < .001$)。

仔细观察表2,我们还会发现两个主要人物的显化程度有所不同。骑车的小男孩($p < .001$)比摘梨人($p < .05$)更显化。语步分析后发现摘梨人在第一个语步中并未出现过度显化现象($t = -.70$, $p > .05$) (见表3),这从某种程度上中和了其他语步中的过度显化现象。而小男孩出现的三个语步中,名词回指的使用依次增多,即过度显化的程度不断增强。第一和第二语步分别只有摘梨人和小男孩贯穿前后,无需使用不同的回指形式来区分人物,所以

中国英语学习者较多使用代词回指和零形回指来维持人物。第三语步中出现了两个人物,但性别不同,仍然可以使用阳性阴性代词形式来区分,如 he/she。而过度显化最显著的第四语步中出现了四个小男孩之间的互动,中国英语学习者为避免指代不清,使用了名词回指来指称每一个人。由此可见,情节越复杂,人物越多,越难区分时,越容易出现过度显化现象。

因此,情节单一、人物少且易区分的语步中,英美人多用代词回指,以及有限的零形回指,而汉语多用零形回指和少量代词回指,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口语在该语步也使用这两种回指形式,但比例介于英语和汉语之间。但在人物多、情节复杂的语步中,英汉语都使用代词

回指和少量名词回指,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口语中仅使用名词回指,出现了过度显化。这可能是因为前文提到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美人关于细节描述的差异。英美人详细描述了人物的特征,以及每个动作,所以即使同一句中,出现人称代词 he 和 him,听者也能根据语境和特征区分出所指。但中国英语学习者由于缺乏环境和人物特征的描述,仅依赖人物指称叙事,所以只能借助指称形式本身来区分不同的人,在没有其他特征和动作的情况下,同一句中的 he 和 him 无法区分,只能采用两个名词回指。虽然避免了叙事中人物指称的含糊,但却导致了话题不连续。

表3 英美人和中国英语学习者口头叙事中对主要人物的名词回指在三个语步的差异

语步	主要人物	英美人英语口语(n=32)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n=32)		T 值	自由度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	小男孩	10.95	12.41	14.43	14.41	-1.04	62
	摘梨人	6.65	7.79	8.84	16.00	-.70	44
3	小男孩	3.77	7.13	19.22	27.28	-3.1*	35
4	小男孩	24.09	19.70	56.92	26.00	-5.70**	62

* p < .05, ** p < .001

4.3 人物指称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与书面语叙事中的对比

书面语形式允许“慢慢地、仔细地思考和反复修改的过程”(Chafe, 1985: 105), 所以在中国英语

表4 中国英语学习者口头与书面语中人物指称的对比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n=32)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笔语(n=32)		T 值(自由度=31)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引入人物	14.27	2.91	16.13	2.88	-3.71**
名词回指	26.78	9.39	24.05	7.62	1.60
代词回指	42.82	9.32	42.42	7.90	.27
零形回指	16.13	7.34	17.40	6.52	-1.16

* p < .05, ** p < .001

两种语体中人物指称的主要区别在于书面语中引入了更多口语中遗漏的次要人物,但这些人引入后几乎没有被进一步描述,所以回指形式没有显著增多。其次,三种回指的分布在口语和书面语叙事话语中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口语中存在的人物指称的过度显化现象书面语中依然存在。根据 Arnold 和 Griffin (2007) 的解释,学习者一直使用名词回指是为减轻叙事中一边组织语言一边处理叙事结构所带来的双重压力,但在第三次的书面语叙事任务中,语言压力已明显减小,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名词回指却并未减少,这可能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确实存在叙事策略上的缺陷,需要在人物指称的总体认知结构上加以调整。

学习者完成两次口头叙事任务后,又接着完成了书面语的叙事任务,与第一次英语口语叙事任务相比,学习者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和修改,口语和书面语叙事中指称的分布对比结果见表4: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比几组叙事话语语料,印证了人物指称过度显化这一中介语叙事话语特征。通过深入分析叙事话语中的各人物和情节,发现过度显化现象与叙事时人物主次和情节的复杂程度有关。首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过度显化突出体现在主要人物上。这是因为主要人物在叙事中通常视为已知信息,无论人物、话题如何转换,对主要人物的指称都倾向于使用略称形式,如代词回指和零形回指。但中国英语学习者可能并未认识到这一“主要人物略称”的叙事规律,而多用名词回指来指称主要人物,因此出现了过度显化。其次,人物、情节单一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指称策略应用相对得当;人物多、情节复杂、

人物身份难以区分时,过度显化现象则越发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学生英语词汇语法手段掌握有限,当语言形式与叙事策略争夺注意力时,就容易忽视对人物特征、场景、具体动作的描述,于是只能依赖指称形式本身来对人物进行区分。区分特征不明显时,就倾向于使用名词回指。然而,即使在两项口语复述任务之后的书面语叙事中,学习者的认知负担本应大大减轻,但过度显化现象仍未有明显改善。可见,人物指称的过度显化现象,并非完全由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制约而无暇顾及叙事策略所致,而是在人物指称的认知策略上有所欠缺。

综上所述,中国英语学习者口头叙事话语中的人物指称习得情况,首先反映的是在语言认知发展中,在一些涉及具有形式-意义-功能的语言形式时,需要做出一定的“概念重构”(杨连瑞等 2012: 110),即了解主要人物略述等规律,克服人物指称过度显化等问题;第二,在实际叙事话语表达中,还存在注意力或者说认知负担的分配问题;再有,人物指称本质上是语篇层面的问题,不同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需要有不同的指称方式与之相适应。因此,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人物指称问题的研究和提高,至少应从跨语言的人称范畴、话语交际的注意力分配和叙事话语的篇章特点三方面入手,才能克服过度显化等问题,用目的语恰当地进行人物指称。

注释:

- ①该视频及背景资料可从 <http://www.pearstories.org> 网站读取,也可参阅 Chafe (1980)。
- ②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几乎全部使用百分比来汇报回指及其分布,其中使用统计方法检验其显著性的研究也都采用百分比进行 T 检验 (Nakahama 2009) 和多因素方差分析 (Kang, 2004; Arnold & Griffin 2007)。本研究的组间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对比采用成对样本 T 检验。
- ③百分比分别由每一种人物指称(如英语本族语中的名词回指 465)除以四种人物指称的总数(如英语本族语 2447)所得。

参考文献:

- [1] Arnold J. & Z. Griffin. 2007. The effect of additional characters on choice of referring expression: Everyone counts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 521-536.
- [2] Chafe, W. (ed.). 1980.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C]. Norwood: Ablex.
- [3] Chafe, W. 1985. Linguistic differences produced by differences between speaking and writing [A]. In D. Olson, N. Torrance & A. Hildyard (eds.). *Literacy 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Chen J. & J. Lei. 2012. The production of referring expressions in oral narratives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speakers and monolingual peers [J]. *Chil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rapy* (1): 41-55.
- [5] Clancy, P. 1992. Referential strategies in the narratives of Japanese children [J]. *Discourse Processes* (4): 441-467.

- [6] Gilquin, G. 2008. Combining contrastive and interlanguage analysis to apprehend transfer: Detection, explanation, evaluation [A]. In G. Gilquin, S. Papp & M. Díez-Bedmar (eds.). *Linking up Contrastive and Learner Corpus Research* [C]. Amsterdam: Rodopi.
- [7] Gullberg, M. 2006. Handling discourse: Gestures, reference tracking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early L2 [J]. *Language Learning* (1): 155-196.
- [8] Hendriks, H. 2003. Using nouns for reference maintenance: A seeming contradiction in L2 discourse [A]. In A. Ramat (ed.). *Typ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9] Hickmann, M. & H. Hendriks. 1999. Cohesion and anaphora in children's narratives: A comparison of English, French, German and Mandarin Chinese [J].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 419-452.
- [10] Huang, Yan. 2000. *Anaphora: A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 Kang, J. 2004. Telling a coherent story in a foreign language: Analysis of Korean EFL learners' referential strategies in oral narrative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 1975-1990.
- [12] Kuntay, A. 2002. Development of the expression of indefiniteness: Presenting new referents in Turkish picture-series stories [J]. *Discourse Processes* (1): 77-101.
- [13] Nakahama, Y. 2009.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on referent introduction and tracking in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 241-260.
- [14] Swales, J. 1990.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 Williams, J. 1988. Zero anaphora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comparison among three varieties of English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 339-370.
- [16] Zhao, S. 1994.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personal pronouns: A preliminary pragmatic analysis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编. 语用研究论集 [C].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7] 许家金. 2013. 中国大学生英汉口头叙事中的话语评价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 69-79.
- [18] 杨连瑞, 刘静, 李旭奎, 陈颖. 2012. 中国二语习得研究: 现状与进展——首届中国二语习得研究高层论坛述要 [J]. *中国外语* (4): 107-111.

Abstract: Narrative texts were collected from 32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32 American and Britis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o examine the person reference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spoken English narrativ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ese EFL learners were more likely to use nominal anaphora which leads to the so-called over-explicitness in the case of person reference. The main/secondary character and episode complexity were the main correlates to the over-explicitness when exploring the seven characters and the five story move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EFL learners'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however exhibited no improvement concerning over-explicitness in Chinese EFL learners' written narrative even though more planning was allowed. The over-explicitness problem can be accounted for in terms of: 1) EFL learners' problem with general pattern of person reference in English; 2) attention management for referring to multiple characters in narrative production of multi-episode stories; and 3) the limited capability in English pronominal and zero anaphora.

Key Words: spoken narrative; person-referring expressions; nominal anaphora over-explicitness; cognitive development; narrative strategy